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一回 及時雨論功讓馬 青眼虎奉命築亭

話說盧俊義當夜歸臥帳中，得一惡夢。次日天明起身，回思夜來夢兆，索解不得，心中好生蹊蹺，便獨自走出去，到右邊房舍內尋浪子燕青。二人見面，盧俊義便細訴夢中情景，只說這個怕不是好兆頭？他素知燕青心機靈巧，過人一等，管會圓解出此中奧妙來，到底是凶？是吉？不想燕青聽了，只是搖頭，一半分兒也不省得。沉吟了一回子，便道：「石三郎好機警，我們且訪他去。」盧俊義說好，一同走出房舍，徑來西山關上。石秀正在那裡坐地，見了二人，含笑起身相迎。當下彼此坐定。燕青就訴說夢兆，求他推詳。石秀道：「小乙哥休取笑，你為人恁地聰明，兀自不解，如何我倒省得。」三人正沒理會處，只見楊雄走入來，便問何事？石秀告知大概。隨問：「哥哥理會麼？」楊雄連說：「不懂，我是粗人，如何會圓夢……」正說話間，但聽咚咚一片鼓聲響，響了一回卻停，停了又響，如是一連三次。這便是梁山泊的聚將鼓。原來山泊中自晁蓋死後，宋江坐了頭把交椅，定下一例。在忠義堂上架起兩面大鼓，飭人把守。如遇商議緊急事務，便命擂鼓三通，四山頭領聞得鼓響，自會一個個趕將來，都在忠義堂上敘集。且說四人當下聽得鼓聲，不知甚事，一齊起身望忠義堂來。楊雄道：「只也巧事，員外可把夢兆說出，看誰人解得？」石秀搖手說道：「休說此話，這是個妖夢，如何可在人前直說。」盧俊義說是，就把此事撇在肚裡，沒曾告訴別人。一行四人同到忠義堂，只見高高矮矮，堂上邊人已擠滿，便各就自己座次坐了。只見宋江開言說道：「小可今日請眾位兄弟到此，有兩件事要說。」說著，把手一招，那預先立在階下的馬夫，就牽過那匹照夜玉獅子來。宋江指著道：「這馬，兄弟們都知道，這是段兄弟從大金國取將來，本待送與晁天王哥哥乘坐的。可恨曾頭市妄啟爭端，強將此馬奪去。天王哥哥一怒下山，因此喪命，掀起了幾場惡鬥。幸仗天王哥哥在天之靈，盧員外與眾兄弟戮力同心，卒將良馬奪回，惡賊史文恭正法，報復了這大冤仇。如何可喜！宋江想來，若論起這場大功劳，端的盧員外第一，如何不把此馬讓他，也見我山寨賞罰必信，功過分明。」吳用道：「前日小生也曾想得，都因夾雜東平東昌兩處之事，遂把此馬擱過了。」盧俊義不待他人開口，慌忙起身聲喏道：「盧某不當，量此微功誰都幹得，何敢受此重賞。哥哥為一寨之主，理合乘此好馬。若說讓與盧某，寧死不敢拜領。」宋江道：「員外太謙了，自古說的：『寶刀贈俠士，紅粉送佳人。』宋江出身鄆城小吏，文不能安邦定國，武不能斬將奪旗，微賤之軀，忝居尊位，已出非分，常自汗顏。員外乃河北英雄，人中豪傑，文精武熟，弓馬高強，此馬歸了員外，事得其主，不致埋沒良駒，願員外速領此馬，勿再推讓。」盧俊義哪裡肯受，竟至拜倒地上，不肯起身。此刻一個是讓，一個推辭，兩傍的人都呆了，沒有話說。只見黑旋風李逵闖出座位，叫將起來道：「我不曾見恁般鳥客氣，頭疼死我也！一頭廬畜生，好歹只吃得一頓肉，直恁推讓。盧員外認真不要，就是你的，只管推來讓去假甚鳥！惱得我性起，一斧劈了這畜生，你們可沒甚鳥讓。」宋江喝道：「黑廝懂得甚事，又來多嘴，快閉口，否則就砍掉你的頭！」李逵才撇著嘴退去，卻又閃出活閻羅阮小七，叫聲：「公明哥哥，李大哥說話也爽直，你又何必推讓。」隨後林冲、楊志等一齊附和，都說：「小七哥所言甚是，既然盧員外不肯受領，哥哥何必多讓。」宋江方才說道：「恁般說時，宋江只得有佔此馬了。」那時階下的馬夫，聽了此話，便把馬帶了去；盧俊義也起身復歸座次。宋江又說第二件：「我們山寨近來十分興旺，聚集得一百八位生死弟兄，患難相扶，富貴與共，同心同德，沒一個背義之人，可真難得。但若非上天顯應，石碣留名，我們還不知星辰會合，前身都是罡煞應化，卻來此間聚義。這個石碣，如何不把他來安置一個去處，常存傲揚，仰答上蒼，永保守此忠義二字。」青面獸楊志說道：「恁地，須想個安置方法。但灑家是個粗漢，這些全不省得，只請哥哥自主。」宋江道：「且問軍師吳加亮先生，定能理會。」吳用便道：「只也易辦，可擇山南清曠之地，命李雲監工築造一亭，就叫他做石碣亭。將石碣正供中央，承以寶座，飾以朱彩，傍設蠟台香爐，一應祭器，委派人員在亭司理。嗣後每逢月朔，眾弟兄可自往拈香致敬，以格天庥。只這麼辦可好？」吳用說罷，沒一個不道軍師高見，堂上一片聲叫好，各自散去。

宋江便命青眼虎李雲總司築造，監督工程，限日完竣。李雲奉命，便去山南相度基地，備辦磚瓦木料，召集工匠人夫，山寨裡缺了哪一件，不上數天，早已一應齊備，剋日興工。李雲監督著工匠人等，只顧出力築造，哪個敢怠了工？待到限滿之日，已把一座亭子造得完整，便來宋江前稟報落成。宋江大喜，便同吳用、公孫勝前來觀看，但見這亭子宏敞高壯，金碧輝煌，外表莊嚴，內部整潔，果然好一座石碣亭，十分合意。宋江看過工程，便選個吉日良辰，備辦下豬羊醴酒，香花果品，那日率領了眾弟兄，齊進這亭子裡來行一個落成禮，祭告天地神明。只見亭中燈燭煒煌，香煙繚繞，躑躅踴躍，列著一百八籌英雄好漢，盡都衣冠濟楚，恭敬拈香，一派清靜肅穆，全沒些兒強盜氣象。

話休煩絮。只說有一個朔辰，朱武同公孫勝來亭中拈香既畢，在內慢慢地窺著，且窺且看，把四邊看個詳盡。二人看到那裡，公孫勝忽然省起一事，便對朱武說道：「這亭子築造得極好！但我看來，還嫌少了一樣裝飾，這般粉白地的四壁，要加上點畫才好。」朱武便問：「壁上畫什麼才配？」公孫勝伸出一個指頭，指著說道：「這四壁須畫十大天君，五方神將，襯著諸天星斗，才行貼合這個石碣，這亭子便越顯得莊嚴。」朱武道：「說得極是！可惜山寨裡沒有高手畫匠！史大郎從前在少華山時，救了一個畫匠王義。聽說此人畫的極好，自從一去，不知下落。若還在北京大名府時，訪他來卻也容易。只怕不在那裡，可就難覓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說到王義名字，俺也省起，且去告訴公明哥哥，再做商量。」二人走出石碣亭，一同來見宋江，恰巧吳用、盧俊義、燕青都在那裡。公孫勝便告個原由，說要裝畫石碣亭四壁。宋江、吳用等都說好。朱武只說：「要尋王義來畫，最好訪得此人。將來裝畫亭中四壁，管教大有可觀。」宋江便問盧俊義道：「員外昔日在大名府時，曾知有此人否？」盧俊義還沒回答，燕青說道：「大名府確有此人，人稱高手畫匠，只是不曾見過。」宋江對吳用說道：「且差個能幹之人，卻去大名府走訪一遭。」說罷，便欲教史進前去。吳用道：「不可，史大郎性情欠穩，卻怕生事，如何可使他單身下山，須得了精明機變的伴當才好。」吳用說時，兩眼斜睨到燕青身上。燕青是個乖巧的人，一見這模樣，心上已自明白。便問吳用道：「軍師，我和史大郎做伴可好？」宋江接口道：「若個百伶百俐之人，怎的不好。只是前番大名城中事情鬧得太大，小乙哥又是個面熟的，如何去得。」燕青道：「怕甚的，改扮了就行。」宋江大喜，立召史進到來告說一番，史進只說：「小事，俺盡理會得。」便和燕青別過眾人，自去打點行程。

次日，史進、燕青各自打扮，控縛了包裹，藏好銀兩，換上八搭麻鞋，揹口腰刀，提條橫刀，扮做趕路的模樣，誰也識不透他們是梁山泊的好漢。燕青又把荷葉水抹臉，抹得黃黃地，左頰上貼個大膏藥，把真面目隱去一半。二人裝扮畢，便來辭行。宋江吩咐：「此去須當謹慎，勿露破綻，免得別生枝節。」二人領諾，下山而去。於路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那一日直抵北京大名府，二人進得城來。燕青是個熟識的，但見城關如舊，街市已非，有幾處尚留劫火殘痕，不曾修復。燕青不暇細看，同史進只向冷落處所走，尋個清淨的客店歇下。當晚，二人商議一番，卻是燕青定下主張：「明日為始，按方向挨日去訪問王義，此人若在大名，早晚總得有個下落。」史進叫好。次日，燕青同史進往東關一帶，直訪問了一天，卻訪不到王義的影蹤。第二天，第三天出去一天，到晚仍沒消息。連訪了五七天，二人心裡早就懶了，便商量再勾留三天，如果仍舊沒有下落，只得回山覆命。

那日走到西關一條街上，史進厭倦了，拉燕青走入一家酒店，叫了兩角酒，切一盤牛肉，一大盤饅頭，待吃飽了再走。燕青正吃，只見外面走入一人，七尺左右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紀，顴高面赤，全身做公的打扮。進內揀個座子坐了，便叫酒來。燕青一見此人，覺得好生面善，暗裡一驚，便欲吃了就走。怎奈史進酒落肚中，越吃越有味，不住口叫添酒。燕青何等人，一面吃酒，一面留心，但見那人常在偷睨他，真有些不尷尬，便催促史進：「快吃，我們有事，且去勾當了再說。」好容易催史進吃罷，算了帳，離了酒店。史進且走，埋怨道：「俺正吃得有興，卻被你催逼走了，滋味沒回到，落得半肚皮的悶氣。俺又不是眼瞎的，一個公人罷了，怕他鳥的，你卻……」燕青怕他多事，連忙承個不是，用話又開，二人沒興兒再走，徑自回歸客店。上燈過後，正在房中坐地，忽一人閃將入來，望著燕青頓頭便拜。燕青看時，來者非別，正是酒店內遇見的那人，只全身衣服盡都換掉，不是公人打扮

了。那人拜罷起來，捱到燕青身畔，低叫一聲：「小官人，你害我想得好苦也！你如何又到這裡來？」燕青一時呆了，回答不出什麼。